

群
書
札
記

羣書札記卷之四目錄

大戴禮序

犧尊

中文尙書

二十八篇

連山歸藏

蓍一足

小人鼓缶

有誤字

距人從

乃衣瓜

始用暢

反玷謂之塽

畢方

涇清渭濁

畢方

見本卷

日用折平

黍禾蠅蠅

鴟賦

女嬰

掌夢

反玷

見本卷

匏瓜

月采

渠挈

伯都

諧聲

犧尊

見本卷

果下牛

呆恩

見一卷

猶軸轉斛

草淺獸肥

羊質虎文

耜耕

馬一匹

趙李相經過

毛嬙

享帚自珍

坑儒

炙轂過

乘震執規

智囊

厠諭

當虛

羣書札記卷之四

古虞朱亦棟

原名芹學

及門諸子校字

大戴禮序

右大戴禮十三卷總十四卷隋志所載亦十三卷而夏小正別爲卷唐志但云十三卷而無夏小正之別矣崇文總目則十卷而云三十五篇無諸本可正定也蓋自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凡二百四篇戴德刪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德之書爲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今立之學官者小戴書也然大戴篇始三十九

終八十一當爲四十三篇中間缺者四篇而重出者一篇兩篇七十三其上不見者猶三十八篇復不能合于八十五篇之數豈但當爲八十一邪其缺者或旣逸其不見者抑聖所取者也然哀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書無甚異禮察篇與經解亦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則聖已取之篇豈其文無所刪者也勸學禮三本見於荀卿子至取舍之說及保傳則見于賈誼疏問與經子同者尚多有淳熙乙未歲後九月穎川韓元吉書芹按大戴禮八十五篇自三十九篇起至八十一篇止首缺

三十八篇中缺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末
缺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四篇共缺四十六篇
與小戴所取之數正合雖哀公問投壺二篇複出要其
爲小戴之所刪無疑也考漢書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
卷經七十篇后氏戴氏記百三十一篇
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又云禮

古經者出於魯淹中蘇林曰里名也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

多三十九篇芹按大戴禮八十五篇小戴禮四十六篇

合之爲記百三十一篇又大戴八十五篇除小戴禮四

十六篇得多三十九篇藝文志所云指此也第不知孔

氏學七十篇者爲何等耳以愚度之大約如孔子家語之類今所傳者四十四篇其文多與大小戴相出入也

藝文志孔子家語二十七卷

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

則今所傳家

語十卷疑卽藝文志所云孔氏學者非王肅僞撰也

毛西河經問禮記無戴聖集成之事戴聖受儀禮立戴氏一學且立一戴氏博士而于禮記似無與焉若禮記則前志祇云記百三十一篇當是禮記未成書時底本然並不名禮記亦並無二戴傳禮記之說惟後漢儒林有鄭元所注四十九篇之目則與今禮記篇數相合故

鄭元作六藝論云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此儀禮也又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今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禮記是也然其說究無所考及觀隋經籍志則明云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所記一百三十一篇至劉向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因第而敘之又得明堂陰陽記凡數種共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則二戴爲武宣時人豈能刪哀平間向歆所校之書荒唐甚矣且戴聖所

刪止四十六篇相傳三篇爲馬融增入則與後漢儒林所稱四十九篇之目又復不合此皆當闕之以俟後此之論定者故曰戴聖集禮記未敢信也

芹

按漢書儒林傳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

服虔曰在

曲臺校書著記因以爲名師古曰曲臺殿在未央宮

授梁戴德延君戴聖次

君德號大戴爲信都大傳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之學故世以八十五篇爲大戴所刪四十六篇爲小戴所刪而不知二戴所傳乃儀禮非禮記也考漢書藝文志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

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
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于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
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
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猶師古曰猶與愈同愈勝也
等推士禮而致于天子之說則二戴所傳其非禮記明
矣然則大戴八十五篇小戴四十六篇合之爲百三十
一篇皆七十子後學者所記而非二戴之所刪也

犧尊

鄭志張逸問曰明堂注犧尊以莎羽爲畫飾前問曰犧

讀如莎莎鳳皇也不解鳳皇何以爲沙荅曰刻畫鳳皇
之象於尊其形婆娑然其有作獻字者齊人之聲誤耳
阮謚三禮圖云犧尊畫以牛形片按莊子天地篇百年
之木破爲犧尊青黃而文之所斷在溝中比犧尊於溝
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于失性一也据此則犧尊以
木爲之但未知其象鳳形象牛形耳又莊子馬蹄篇純
朴不殘孰爲犧尊

中文尚書

後漢書劉陶傳陶明尚書春秋爲之訓詁推三家尚書

三家謂夏侯建夏侯勝歐陽和伯也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
文尚書考杜林傳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
常寶愛之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
何意東海惠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
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
於是古文遂行芹按漆書古文非孔壁古文也劉陶中
文尚書所云古文是正者或卽杜林之漆書歟

二十八篇

孔叢子孔臧與從弟安國書曰曩惟聞尚書二十八篇

取象二十八宿何圖古文乃自百篇邪芹按伏生書二十九篇今云二十八篇者以去偽泰誓一篇也考史記周本紀所載漢書董仲舒傳所引皆偽泰誓篇語今其軼猶見尚書大傳

連山歸藏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瀆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鄭注連山是山出內氣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于其中杜子春云連山必戲歸藏黃帝賈疏連山易其卦以純艮爲首艮爲山山上山下是名連山雲氣出納于

山故名易爲連山歸藏易以純坤爲首坤爲地萬物莫
不歸而藏于中故名爲歸藏也必以三者爲首者取三
正三統之義周以十一月爲正天統故以乾爲首殷以
十二月爲正地統故以坤爲首夏以十三月爲正人統
故以艮爲首也

并

按連山卽兼山也以爲山出納雲日

夜不止注與疏皆支離矣考鄭氏易贊云夏日連山殷
曰歸藏此爲定說皇甫謐記云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
人因黃帝曰歸藏則兼而用之彼蓋以連山爲烈山氏
故易宓戲爲炎帝也然則歸藏何義矣若宋人僞三墳

以連山易爲伏犧氏歸藏易爲神農氏乾坤易爲軒轅氏怪妄之甚

困學紀聞桓譚新論云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夏易詳而殷易簡未詳所據片按連山歸藏漢書藝文志無之隋書經籍志歸藏十三卷晉太尉參軍薛真撰唐書藝文志連山十卷司馬膺注歸藏十三卷考隋書劉炫傳時牛宏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偽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然此非桓譚所見也連山易不少概見歸藏則山海經注

時有之不知譚所謂八萬言四千言者果何据也抑桓
譚新論四字亦後人僞托耶

夔一足

孔叢子魯哀公曰吾聞夔一足有異于人信乎孔子曰
昔重黎舉夔而進又欲求人而佐焉舜曰夫樂天地之
精也惟聖人爲能和六律均五音知樂之本以通八風
夔能若此一而足矣故曰一足非一足也公曰善莊子
逸篇聲氏之牛夜亡而遇夔止而問焉我有四足動而
不善子一足而超踴何以然夔曰以吾一足王于子矣

芹按山海經東海有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出入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其名曰夔則夔固有一足者矣

小人鼓缶

連叢子鮑彥謂子豐曰家書多才辭莫過淮南也子豐曰試說其最工不可及者彥曰君子有酒小人鼓缶雖不可好亦不可醜子豐曰君子樂醺小人擊拊雖不足貴亦不足賤君子舞象小人擊壤上化使然又何足賞吾能作數十曲但無益于世芹按文子上德篇君子有

酒小人鞭缶雖不可好亦不可醜淮南本此

鹿人從

夏小正八月鹿人從傳曰鹿人從者從羣也鹿之養也離羣而善之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君子之幽居也不言或曰人從人從也者大者于外小者放于內率之也

芹

按鹿與麓通左傳山林之木衡鹿守之

說文麓守山林吏也此鹿人與迹人一例當是仲秋獮田致禽以祀祊故曰鹿人從也觀冬令云十有一月王狩豎人不從傳云豎人不從不從者弗行則鹿人之當

連讀也可知矣

乃衣瓜

夏小正五月乃衣瓜傳云乃衣瓜瓜

當作

者急瓜之辭

也瓜者始食瓜也

芹

按曲禮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

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卽小正之所謂衣瓜者也鄭

元周禮注云巾猶衣也故以衣飾車曰巾車

始用暢

夏小正正月初歲祭耒始用暢

闕本作暢舊注音報案暢不生也暢訓達作暢

爲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其曰初云爾也者言是月之

始用之也初者始也或曰祭韭也芹按古暢字與鬯字通禮雜記暢曰以柎杵以梧孔疏暢鬱鬯也柎柏也梧桐也謂以柏爲臼以桐爲杵擣鬱鬯也則暢之爲鬯也明矣

反坫謂之埽

廣雅釋宮反坫謂之埽考論語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鄭注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若與鄰國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于坫上邢疏熊氏云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坫虛爵于坫上于西階

上拜主人于阼階上荅拜實于坫取爵洗爵酌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主人阼階上拜賓荅拜是賓主飲畢反爵于坫上也而云酌畢各反爵于坫上者文不具耳禮郊特牲壺門而旅樹反坫鄭注反坫反爵之坫也蓋在尊南兩君相見主君既獻於反爵焉孔疏坫以上爲之明堂云反坫出尊則坫爲尊而設故知反坫反爵也以言出尊故云蓋在尊南也鄉飲酒是卿大夫之禮尊于房戶間燕禮是燕已之臣子故尊于東楹之西若兩君相敵則尊于兩楹間故其坫在兩

楹間云兩君相見主君既獻于反爵焉者謂于此站上

而反爵焉

雜記同

芹按黃氏日抄云反站鄭注謂站在兩

楹之間反爵其上按今世釋奠反爵乃以四方板而圍坎其中或云此反站之餘制然站字從土而云在兩楹間豈在常設之者歟按郊特牲臺門而旅樹反站雜記旅樹而反站鄭氏亦以樹爲屏以反站爲反爵之地然內則載饗食之制云士于站明堂位載朝位之制云反站出尊崇站康圭虞禮載苴茅之制云饌于西站上是則累土而爲之者皆可名站而站亦有東西高卑之不

同非必反爵之處也如臺門而旅櫺反玷當是立反玷
于臺門之內如今行在所之駉驥院牛羊司與凡營壘
多於臺門立土牆之類歟鄭氏之釋反玷皆本論語其
指玷爲反爵皆本好之一字意兩君之好爲飲酒故云
爾然以玷之反爲爵之反似異於經典文又按汲冢周
書云乃立五宮咸有四阿反玷注云反玷外向室也則
反玷又非反爵之地反主玷言非主爵言也反殆向外
之名玷殆別設大門屏之名豈兩君之好必欲容其儀
衛之衆而爲此外向之室歟若據郊特牲以反玷與臺

門相聯汲冢書以反玷與四阿相聯則論語以反玷與
樹塞門相聯恐均爲宮室僭侈之事据此則廣雅所云
反玷謂之埽者與爾雅東西牆謂之序埽謂之玷其義
正同皆指宮室言也按上虞禮云饌于西玷上鄭注云
玷在堂角郭注爾雅云在堂隅本此賈疏云玷有二若明堂位云崇
玷亢圭論語云兩君之好有反玷之等在廟中有之以
充反玷之屬此言玷者皆据堂上角爲名故云堂角也
据此則鄭氏之注論語不知別有據否而其所云玷在
堂角者此卽廣雅所稱反玷也已

畢方

郭景純山海經序東方生曉畢方之名劉子政辨盜械之尸王頎訪兩面之客海民獲長臂之衣案西山經章莢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一足赤文青質而白喙名曰畢方其鳴自叫也見則其邑有譌火漢武故事有獻獨足鶴者東方朔曰此山海經所謂畢方也海外南經畢方鳥人面一脚

又海內西經貳負之臣曰危危與貳負殺竇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梏其右足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本在

開題西北郭注漢宣帝使人上郡發盤石石室中得一人跽裸被髮反復械一足以問羣臣莫能知劉子政按此言對之宣帝大驚於是時人爭學山海經矣論者多以為是其尸象非真體也意者以靈怪變化論難以理測矣

又海外南經長臂國在焦僂東舊說云其人手下垂至地魏黃初中玄菟太守王頎討高句麗王宮窮追之過沃沮國其東界臨大海近日之所出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否云嘗在海中得一布褶身如中人衣兩袖長三

丈卽此長臂人衣也按魏志王順討高句麗盡其東界
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否耆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遭
風見吹數十里日東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
常以七月取童女沉海又言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
男又說得一布衣從海中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其兩
袖長三丈又得一破船隨波出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
有面生得之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所謂兩面之客也

涇清渭濁

按涇渭二水向以爲渭清涇濁與清濟濁河併爲一談

牢不可破久矣近人著涇渭二水考以爲涇清而渭濁
渭清涇濁向屬傳訛予詢之友人亦云考辛氏三秦記
及山海經注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西并頭山東南經新
平扶風至京兆高陵縣而入渭水合流三百里清濁不
相雜東合漆沮水至潼津入于河未嘗指涇水爲濁渭
水爲清也惟史記河渠書云涇水一石其泥數斗則涇
之濁可知郭子儀奏雍州背負清渭濁河之固則渭之
清可知唐獨孤綬涇渭合流賦涇如經也自北而南流
渭若緯焉從西而東注至清者渭至濁者涇惟清也鑒

物之道著惟濁也含垢之義形則鑿鑿言之矣芹按程

大昌禹貢論舊說云河濁濟清濟之南出也清是以知其能截河似是而非今世兩水之交清濁未嘗不會固嘗見少變於多矣未嘗見多變于少也涇比渭差小於其會也則已曰涇以渭濁矣孰謂濟能亂河而南鄉能復清乎按泰之之論濟水未爲定論其以涇方濟以渭比河則確以清者爲涇濁者爲渭矣然後知史所云涇水一石其泥數斗者乃涇渭合流之水而非涇水之本然也卽詩所云涇以渭濁者乃涇之清以渭而濁而非

涇之濁以渭之清相形而見也說詳詩札記

畢方

山海經章義之山有鳥如鶴一足赤文白喙名曰畢方見則其邑有譌火譌火妖火也案尚書故實漢武帝時有獻獨足鶴者東方朔曰此山海經所爲畢鸞也又薛綜東京賦注畢方老父神如鳥兩足一翼者常銜火在人家作怪災也又柳子厚有逐畢方文又山海經嵒山之上其有鳥焉其狀如鵠赤身白首名曰竊脂可以銜火又曰符禺之山有鳥名鵠其狀如翠而赤喙可以銜火

則鳥又有却火者矣

日用折平一

唐書武平一傳初崔日用自言明左氏春秋諸侯官族
他日學士大集日用折平一曰君文章固耐久若言經
則敗績矣平一乃請所疑日用曰魯三桓鄭七穆奈何
對曰慶父叔牙季友桓三子也孟孫至彘凡九世叔孫
舒季孫肥凡八世鄭穆公十一子子然及二子○孔三
族亡子羽不爲卿故稱七穆子罕子駟子良子國子游
子印子豐也一坐驚服平一問日用曰公言齊桓公楚

莊王時諸侯屬齊若楚凡幾平公靈王時諸侯屬晉楚
凡幾晉六卿齊楚執政幾何人日用謝曰吾不知君能
知乎平一條舉始末無留語日用曰吾請北面闕坐大
笑則前爲日用折平一後乃平一折日用也

芹

按左傳

孔疏鄭七穆謂子展公孫舍之罕氏也子西公孫夏駟
氏也子產公孫橋國氏也伯有良霄良氏也子太叔游
吉游氏也子石公孫段豐氏也伯石印段印氏也穆公
十一子謂子良公子去疾也子罕公子喜也子駟公子
駢也子國公子發也子孔公子嘉也子游公子偃也子

豐也子印也子羽也子然也士子孔也子然二子孔已
亡子羽不爲卿故止七也按子然二子孔見左襄十九
年傳子印子羽見成十三年傳又世族譜云子羽穆公
子其後爲羽氏卽羽師頡是其孫此非行人子羽公孫
揮也世族譜以公孫揮爲雜人自外唯有罕駟豐游印
國良七族見于經傳故稱七穆也

黍禾蠅蠅

尚書大傳微子將往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薪薪
禾黍之蠅蠅也曰此父母之國宗廟社稷所立也志動

心悲欲哭則爲朝周俯泣則近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

謂之麥秀歌歌曰麥秀蘩兮黍禾蠅蠅

文選注作油油

彼狡童

兮不我好仇

鄭注狡童謂紂

史記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

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

乃作黍秀之詩以歌咏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

油彼狡僇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僇者紂也殷民聞之

皆爲流涕

片

按紂君也微箕臣也卽微子爲庶兄箕子

爲諸父亦斷無呼其君爲狡童之理狡童者武庚也作

賓王家而狡焉思逞若紂則獨夫而已矣狡童云乎哉

案蠅字乃古文蠲字之誤秋秋猶油油也與仇字叶或
疑秋秋字不宜連用考荀子解蔽篇有曰鳳皇秋秋楊
子雲羽獵賦有曰秋秋踰踰則秋秋二字原可連用若
作蠅蠅不特字義無解卽韻亦不叶矣

鵙賦

孔臧鵙賦季夏庚子思道靜居爰有飛鵙集我屋隅賈
誼鵙鳥賦單闕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曰斜兮鵙集余
舍序曰鵙似鵙不祥鳥也荀灼注巴蜀異物志曰有鳥
如小鷄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鵙不能遠飛行不

出域片按序云鴈似鴝則鴝非鴈也陸璣詩疏鴝大如
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八人家凶賈誼所賦鴈鳥是也
其肉甚美可爲羹雁又可爲炙漢供御物各隨其時惟
鴝冬夏常施之以其美故也案鴝卽今之貓頭鳥一名
鷓鴣一名禍鳥一名畫鳥皆聲之轉也陸璣以爲卽鴈
鳥者非

女嬃

楚詞離騷經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王逸注女嬃
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又九歌女嬋媛兮爲余太息

王逸注女謂女嬃也屈原姊也或曰須女之賤者此卽
衆女嫉余之蛾眉謠詠謂余以善淫者也豈靈均之姊
乎非按女嬃二字切音爲姊其爲靈均之姊無疑且下
文晉詞是愛惜不是嫉妬本文具在可見也嬋媛猶嬋
娟美好貌孟浩然詞花嬋娟沃春泉竹嬋娟籠曉烟雪
嬋娟不長妍月嬋娟眞可憐王逸注作牽引解恐非
荊州記屈原有賢姊名嬃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
鄉人冀其見從因名其地曰姊歸後立嬃廟于原之故
宅有搗衣石尚存按女嬃二字乃姊字之切音非原姊

名嬖也或以女嬃爲嫉妬之女非屈原之姊則又強作解事者矣

掌夢

楚辭招魂帝告巫陽

女曰巫陽其名也

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

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對曰掌夢

案周官大卜掌三夢之法故曰掌夢

上帝其命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之句謝不能復用

巫陽焉乃下招曰云云張鳳翼文選纂注此一節巫陽

對語不可曉恐有脫誤然其大意謂帝命有不可從者

如必筮其所在而後招以與之則恐後期而其魂徂謝

且將不得用巫陽之技矣芹按此當以恐後之句謝不能句復用巫陽焉句上添帝乃二字解則文義自明一本之字在謝字下疑誤

反玷

夢溪筆談常有人自負才名後爲進士曾知海州有筆工善畫水召使畫便廳自爲之記其間敍畫水之因曰設于廳事以代反玷人莫不怪之余竊意其心以謂邦君屏塞門管氏亦屏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其文相屬故謬以屏爲反玷耳芹按爾雅

宮東西牆謂之序郭注所以序別內外邢疏此謂室前
堂上東廂西廂之牆也又云墀謂之玷郭注在堂隅玷
端也邢疏玷者堂角也一名墀鄭注云玷在堂角然則
堂之東南角爲東玷西南角爲西玷也又逸周書云乃
立五宮咸有四阿反玷孔注反玷外向室也又廣雅反
玷謂之墀皆指宮室言不指反爵言則以代反玷句非
無据也

釋文云玷屏也
亦言其屏翳也

匏瓜

黃氏曰抄黃勉齋寧臨川刊臨川人應抑之天文圖有匏

瓜星其下注云論語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正
指星而言蓋星有匏瓜之名徒繫于天而不可食正與
維南有箕不可簸揚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同義又建
昌吳觀附此于四書疑義未知然否芹按以匏瓜爲星
名已見皇侃論語義疏洪容齋亦主此說然從古注作
苦匏可繫而不可食解于義較優考王仲宣登樓賦懼
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則以物言曹子建洛神
賦歎匏瓜之無匹兮咏牽牛之獨處阮瑀止欲賦傷匏
瓜之無偶悲織女之獨勤則以星言也

月采

漢書律歷志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顏師古注月采說月之光采其書則亡按國語天子少采夕月月采二字疑本諸此

渠拏

楊子方言杷郭注無齒爲杷宋魏之間謂之渠拏今江東名亦然諾豬反或謂之渠疏語轉也按渠拏乃杷字之切音拏字當作女

加反不作諾豬反渠疏乃其聲之轉耳

伯都

楊子方言虎陳魏宋楚之間謂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間

謂之李耳

郭注虎食物值耳即止以觸其諱故

或謂之於麕

於音鳥今江南山東呼虎

爲麕音

自關而西謂之伯都

俗曰伯都事神虎說

芹按伯都二字

卽虎字之切音戴東原疏證云左傳楚人謂乳穀謂虎

於菟釋文菟音徒此注言音寶語轉也菟卽麕古字多

假借於玉篇作麕註內神字諸刻訛作抑永樂大典本

作神其上仍當脫一見字

芹

按於菟二字亦虎字之切

音麕不得音寶也當作音顧

下脫一字

觀下節爵子及雞雛

皆謂之穀

郭注恪遵反關西曰穀音狗寶

東原疏證云音狗寶各本作

音顧可知其正以對易而訛也第顧下所脫之字不可考耳

諧聲

何異孫十一經問對問六書之名諧聲者何對曰諧聲與五書同出五書有窮諧聲無窮五書尚義諧聲尚聲觸聲成字不可勝舉亦有諧聲兼會意者片按六書之有諧聲卽後世切音所自始以爲出西域三十六字母者妄也以爲起于三國孫叔然者亦非也其以兩字而爲一字者如易兩而之爲需言公之爲訟言兼之爲謙

土欠之爲坎目癸之爲睽女后之爲姤雨辰之爲震水
齊之爲濟是也其以一字而爲兩字者如爾雅虹之爲
蜺蜺筆之爲不律茨之爲茨藜竹之爲簞蓄蓄之爲雀
麥蜚之爲蠃蜚鳩之爲鵲鵲鳩之爲卑居是也他皆放
此

犧尊

禮記犧尊鄭氏讀爲莎周禮獻尊鄭氏讀爲犧熊氏經
說曰犧之爲娑亦如皮之爲婆儀之爲我知犧尊所以
音娑則尊當爲牛而鳳羽娑娑之說非也又可知象尊

爲象而象骨飾尊之說非也魏太和中青州人得齊大
夫送女器爲牛而背負尊王肅以爲刻全牛鑿其背爲
尊一以爲負一以爲鑿阮湛則爲畫牛象於尊聶氏三
禮圖亦謂飾以牛負之與鑿有未可與臆斷者然于施
勺則負爲便矣芹按莊子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
文之其斷在溝中則古之犧尊似以刻木爲之非以範
金爲之也

果下牛

魏志滅國傳出果下馬漢桓帝時獻之注果下馬高三

尺乘之可以果樹下行故謂之果下桂海虞衡志有果下馬最高不踰三尺按爾雅釋畜有犏牛郭注犏牛庌小今之犍牛也又呼果下牛出廣州高涼郡据此則更有果下牛矣

罽罽

漢書未央宮東闕罽罽災顏師古注罽罽連闕曲闕也廣雅罽罽屏也釋名罽罽在門外罽復也罽思也言臣將入請事於此復思也考蘇鶚演義曰師古釋名二說皆誤按罽罽从网是形不思是聲罽浮也罽絲也謂織

絲之文輕疎浮虛之貌蓋宮殿簷戶之間也唐文宗實錄甘露之變出殿北門裂斷罽毼而去溫庭筠補陳武帝書罽毼畫捲間闕晨開皆非曲闕屏障之意相如子虛賦罽毼彌山此亦謂羅鳥之網卽罽毼爲網不謬矣芹按桓寬鹽鐵論祠堂屏閣桓闕罽毼注罽浮也毼絲也謂織絲之文輕疎浮虛之貌蓋宮殿簷戶之間也與蘇氏之義正同則罽毼之爲網也明矣

猶軸轉斛

管子我遊猶軸轉斛司馬曰是先王之觀已芹按鹽鐵

論齊國內倍而外附權移于臣政墜于家公室卑而田宗強轉穀遊海者蓋三千乘失之于本而末不可救據此則轉斛字疑卽轉穀之訛也

草淺獸肥

魏文帝典論自序時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考詩紀歷樞彼茁者葭一發五豝孟春獸肥草短之候也典論蓋本諸此

羊質虎文

揚子法言羊質虎皮見豺而戰見草而悅忘其皮之爲

虎也按黃石公素書羊質虎皮者柔法言本此

耦耕

新定顧氏曰古未用牛耕易只言服牛乘馬引重致遠如論語長沮桀溺耦而耕詩十千維耦月令季冬命農修耦耕事皆是人耦而耕最可考者古人於蜡祭迎貓迎虎凡有功于田者無不報祭獨不及牛可見古人未知以牛耕自漢以來方有賣劍買犢之說芹按山海經云叔均始作牛耕則牛之教耕久矣又聖門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馬牛名犁若非牛耕何以有此名與字乎後

人以牛耕爲始於漢趙過者非也後漢書立春之日京
都百官青衣立青幡施土耕牛人於門外令地主率官
吏打之今俗云打春牛蓋本此也

馬一匹

韓詩外傳顏回望吳門見一匹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
之光景一匹長耳故後人號馬爲一匹風俗通云俗說
相馬及君子與人相匹或曰馬夜行目明照前四丈故
曰一匹或曰度馬縱橫適得一匹或說馬死賣之得一

匹帛或云馬一匹配諸侯馬一匹果帛帛匹與

馬之相匹耳淵鑒引文心雕龍曰古名車以兩名馬以匹蓋車有佐乘馬有驂服皆以對並爲稱單亦爲匹如匹夫匹婦之稱匹也此說較長芹按公羊傳匹馬隻輪反者是單亦爲匹也

趙李相經過

籍咏懷詩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遊咸陽中趙相經過顏延年曰趙漢成帝趙后飛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何義門云漢書外戚傳鴻嘉後隆于內寵班婕妤侍者李平得幸立爲婕妤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

適賜平姓曰衛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微賤興趙李並
不當指此序傳有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
噱之語注誤也葉樹藩曰按丹鉛錄云漢書谷永傳成
帝數微行近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趙李字正出此
若如顏注趙飛燕李夫人豈可言經過耶片按漢書以
近幸小臣爲句趙李二字連下讀指趙飛燕李婕妤而
言卽外戚傳之趙李也嗣宗所用乃陽翟輕俠趙季李
歟故有趙李相經過之句升菴以趙李爲小臣誤矣而
義門亦未爲得也趙季李歟見漢書何並傳

毛嬙

宋玉神女賦毛嬙障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
善注慎子曰毛嬙先施天下之姣也衣之以皮俱則見
者皆走易之以元錫則行者皆止先施西施一也考莊
子音義毛嬙司馬彪云古美人一云越王美姬也西施
司馬彪云夏姬也一云句踐所獻吳王美女也芹按毛
嬙無考考左傳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其
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見棄也而
視之尤姬納諸御然則毛嬙者宋平公夫人也以體生

毛故曰毛以備嬪嬙故曰嬙此其据矣

享帚白珍

李善上文選注表享帚自珍緘石知謬考魏文帝典論
 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善注引
 東觀漢記曰吳漢入蜀都縱兵大掠上詔讓漢曰城降
 孩兒老母口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家有
 弊帚享之千金禹後漢書宗室子孫故嘗更職何忍行
 此然享字殊不可解按錄異記云有商人區明者過彭
 澤湖有車馬出自稱青洪君要明過厚禮之問何所須

有人教明但乞如願及問以此言答青洪君甚惜如願不得已許之乃其婢也旣而送出自爾商人或有所求如願並爲卽得後至正旦如願起晚乃打如願如願走入糞掃中商人以杖打糞掃喚如願竟不還也此如願故事頗似從里語附會糞掃做語也如願曾致千金者也然享字終不可解

又按搜神記云有商人甌明過青草湖湖神邀歸問所須有一人私語曰君但求如願不必餘物明依其語湖君許之及出乃呼如願是一少婢也至家數年遂大富

後歲旦如願起宴明鞭之如願鑽入糞帝中明家漸貧
故今歲旦糞帝不出戶恐如願在其中也此與今刻搜
神記小異

坑儒

秦始皇本紀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詖言以
亂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
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
懲後或云始皇所坑者乃方士非儒生也芹按下文長
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

天下不安則所坑者乃儒生非方士也又古文奇字秦始皇改古文爲大篆國人多誹謗秦王患之召諸生七百人俱拜爲郎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硯谷中溫處瓜實成使人上書曰瓜冬實有詔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皆使往諸瓜所先爲伏機坑上諸儒至論難遂發坑填之皆終命

并

按此事雖不可信而其指坑儒則一

也

炙轂過

史記孟荀列傳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劉

向別錄曰鄒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盡言天事
故曰談天鄒奭修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別
錄曰過字作輶輶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
流者言淳于髡智不盡如炙輶也左思齊都賦注曰言
其多智難盡如炙膏過之有潤澤也芹按炙輶徐廣曰
一作亂調俗語亂調二字本此

乘震執規

漢書魏相傳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木為仁仁者生
國故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火為禮禮者齊
為規齊者平故為衡西

方之神少皞乘兌執矩司秋金為義義者成北方之神

顓頊乘坎執權司冬

水為智智者謀謀者重故為權

中央之神黃帝乘

坤艮執繩司下土

土為信信者誠誠者直片按淮南子故為繩以上皆張晏注

按淮南子

天文訓東方其帝太皞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南方其

帝炎帝其佐朱明

即祝融也

執衡而治夏中央其帝黃帝其

佐后土執繩而制四方西方其帝少皞其佐蓐收執矩

而治秋北方其帝顓頊其佐元冥執權而治冬相語蓋

本諸此据此則宋人之先天圖乾南坤北離東坎西者

妄矣

智囊

史記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爲智囊漢書晁錯傳錯

爲太子家令太子家號曰智囊

師古曰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算如囊橐之盛

也干寶晉書桓範出赴爽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又

後漢魯恭傳祖父匡王莽時爲義和有權數

注匡設六筭之法以

窮工而故

號曰智囊

片

按五色線魏有三高僧支謙支

諒支識惟謙爲人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復多智時

賢諺云支郎眼中黃形軀雖小是智囊据此則僧亦有

稱智囊者矣

厠

史記萬石君傳建爲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取親中中裙厠踰身自浣滌徐廣曰踰築垣短板也音注厠踰謂厠溷垣牆建隱于其厠洗滌也一讀踰爲寶寶音豆言建又自洗滌厠寶瀉除穢惡之穴也呂靜曰械箭囊器也音威豆駟案蘇林曰踰音投賈逵解周官械虎子也箭行清也孟康曰厠行清箭行中受糞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箭晉灼曰今世謂反閉小袖衫爲侯箭厠此最厠近身之衣也漢書取親中

帶廁脬身白澣灑服虔曰親身之衣也蘇林曰脬音投
賈逵解周官云脬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脬中受糞函
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脬晉灼曰今世謂
反門小袖衫爲侯脬師古曰親謂父也中帶若今言中
衣也廁脬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蘇音晉說是矣
芹按廁脬卽廁籌也古七虞與十一尤通在七虞爲廁
脬在十一尤爲廁籌其義一也諸說紛紛皆非

當盧

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迺令文君當盧韋昭注鑪酒肆

也以土爲墮邊高似鑪師古曰買酒之處以累土爲盧以居酒瓮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如鍛盧故名盧耳而俗之學者皆謂當盧爲對溫酒火盧失其義矣芹按世說新語任誕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是亦一卓文君也

羣書札記卷之四終